

現代中國

寧作

文藝界

藝批判社出版

海

書局總代售

批判叢書之一

現代中國
文藝界

巴甫著



1930

文藝批判社出版

版權所有

批判叢書之一

現代中國文藝界

著 作 者	巴 雷
出 版 者	文藝批判社
總 經 售	上海卿雲書局

1930. 8.10. 付 排

1930. 9.10. 出 版

初版：1——3000冊

實 價 五 角

前 言

這絕對不是給現代中國文藝界的一個當頭棒喝。——請了解。

我根本是沒有本事的。一不會罵人，二不會販花樣，三做不來鬼臉，四沒有長尾巴。

魯迅等，又在將他老牌的鬼臉翻時髦而把他的長尾巴伸到我們『左翼作家聯盟』裏以期苟延他文藝生命的殘喘而做一套美少女的幻夢

了。

據說：有幾位自稱為『革命文學家』的普羅列塔利亞者已跳進了金盧布的龍門而坐上了布爾喬亞的交椅。

據說：肉感的顫動最使少男少女肉麻得滴血的性史銷路終究是不壞。

據說：我們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自身根本已感到幻滅而消沉攪亂于混戰後的沙場上了。

據說：有幾個聰明過分的先知者又在呼號什麼民族主義文學，看起來似乎在不久就馬上有完全獲得『文藝的真理』的把握。

——這些，看起來總算是文藝界眼前的巨浪。

前夜從文藝的劇場上胡亂的轟了一陣，直鬧到五更。疲倦的歸來，對於這些有點不好的感觸。整整的白攢了兩天兩夜的光陰，就胡亂的寫

成了這些不通的話。這不通我明明知道和我在文藝劇場裏所見到的不通是同樣的不通。可是，事實上給我如此的矛盾，不通也只有儘給它不通；如果有人見到我這個『不通』而想來替我通一通，那他就比我這個不通更高了一層的不通了。如果有人說我是文藝界的判徒，或是說我是文藝界的反動，那我要請他先把今日文藝界的現象看清楚——

判徒！『到底誰是文藝的判徒？！』

反動！『到底是誰反了誰的動？！』

※得了我唯一的摯友——『文』的同情與鼓勵，在很短的兩個日夜而完稿，這真是一個永遠的紀念，再有劉冠悟先生在本書的出版上予以很大的助力，我都永遠的感激着！

——作者. 1930. 9. 100.

目 次

1. 現代一羣作家的尾巴
2. 現代中國文藝的解剖
3. 提倡新興文藝的不通
4. 現代中國文藝的奴性
5. 給新興文藝界的談判
6. 賣 文

現代中國

文藝界

現代一羣作家的尾巴

中國有聰明人，他「能」見到中國文藝的危機，而太息，而冷刺。

有的人是很聰明了，覺得中國的文藝如此頹廢下去，任你怎樣太息，冷刺，都不是一個辦法。因此，他成天成夜的在那裏提倡新興文學，什麼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民族主義文學，都一起捧出來試一試，合用不合用且待試了以後再說。至少，他能表現出他的聰明。至少，在中國文藝

界總算是多翻了幾個斗斛子。

可是有的人更聰明了，覺得這都不是一個正軌，太息冷刺固然沒用，但爲了國情的不同就是提倡什麼革命文學和其他一切的新興文學，也不過是一種盲從的試驗，到底怎樣終于缺乏把握。因此，他獨出心裁的做出了上下古今中外從來所未曾有過的破天荒的大著——「新文藝描寫辭典」（若有徐謙吾其人者）以餉國人，而糾正中國文藝以趨于正道。

文藝是死的，可以依據了辭典和鑄貨一樣的鑄出來的，惟文藝描寫辭典才是文藝的真理。你不不會描寫，你覺得筆拙，你趕快去查一查文藝辭典，那什麼都沒有問題，那裏有春，夏，秋，冬，的寫法，有女人的寫法，有男人的寫法，有少女的寫法，有腹的寫法，有唇的寫法，有腰的寫法，有衣裳的寫法，有腳的寫法，有一切一切

的寫法，應有盡有。

——這是中國文藝界的特點。

結果，太息冷刺者頗不乏人，而終于把文藝當做了太息冷刺的消極品。提倡新興文藝者頗不乏人，而終于把文藝弄成口號，標語，廣告。最後，爲中國文藝擔憂而創造文藝描寫辭典以期中國文藝不致趨于沒落者將文藝當做了鑄成的泥人。

我說，這些人都太聰明。

和一個太聰明的農夫天天看了他的禾苗不長而用手替牠拔長一點自稱榮耀的說「吾助苗長矣」一樣的聰明得過分。

現代一羣作家做的什麼？

我們祇要去買一本「中國文藝論戰」，可以略見一斑，至少，可以看見所謂現代作家者們屁

股後面拖着的尾巴。

過去的——流于浪漫生活的幻社的潘漢年，葉靈鳳等的文藝是早已死去了，這姑且算做不是我們談現代文藝的領域以內的題材。

專門憧憬于肉感的迷夢的章克標，邵洵美，東亞病夫，黃中等的頹廢派的文藝也是早已沒落了。

那末，姑且算是創造社諸友與魯迅等從胡亂的爭論給社會以迷惘後而重新中和的文藝是沒有死。

可是，互相中和以後，因為失去了爭點，事實上大家却又感覺得空虛了。

你看，拚死拚命倡導的新興文藝現在陷入了什麼狀態？大家的口號喊到生命的盡頭終于是一個空洞，終于內部呈現着幻滅，終于是將文藝的園地糟塌。

郭沫若，張資平，郁達夫，成仿吾，周全平

等，也不過是故意的用他生平的經歷加上沸燙的熱情的描寫以感動青年的膚淺的心理而已。他們給文藝界的力量也不過是和中國的軍閥混戰後所賜予民衆的恩惠——一團血腥氣的屍骨一個模樣而已。而他們藉混戰的局勢中獲得一些利益後對於他起初所說的文藝的建設都拋到九霄雲外。

？創造月刊的大帽子——第四階級文藝那裏去了？

另有王魯彥，高长虹……等爲了無聊而消遣的文藝在這裏談起來那一定比這個更無謂。

文學研究會的幾個人所以能夠活到現在，這完全是因爲封建社會沒有轉變的原因。可是，照他們那種文藝頭腦，照他們現在的冷落，想他們自己一定也在感覺到沒趣，因爲事實上無形

中他所給予社會的感覺已消滅了，他們事實上在現代混亂的狂潮中已被巨浪衝洗得沉沒了。

然而現在，事實上雖已沉淪，而爲了地位起見却也在混亂的巨浪中表現着自己不是醉生夢死的態度來，以贏得社會性上容許它苟延的企圖，在那裏做出不安定的蠕動，也想學時髦而歌唱着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的舞曲了。

這是不是醜態？牠自己本身根本沒有立場，而不想去建設自己的文藝骨幹，自己不去開闢自己的荒蕪的文藝園地，而反而，想跳入那已作鬥了好久的玄虛的對方的懷裏去做一個嬌子。

他自己不曉得自己的醜態與眼前的危機，他不了解中國的立場，而依舊用着他那昏迷的頭腦去幻想做一套沉醉的美夢！

有人終歸是相信到現代文壇上的所謂頂名

的大人物魯迅和郭沫若等，他們相徇的動機根本就沒有加以細細的考察。

魯迅是個什麼東西？

郭沫若又是個什麼東西？

根本沒有了解民族性而盲目的以淺薄的譏刺以贏得社會一般膚淺的同情的魯迅，他根本是一個在脫離了一般的實生活以外而對生活不負責任的摧毀者。他知道生活的錯誤祇有吶喊，而沒有另尋生活的路線。他見到生活的惡劣他祇有徬徨，而不另找生命的生機。結果，吶喊無效依然是徬徨，徬徨疲倦了依然是吶喊。最後，他終于祇有幾句無聊太息的譏刺。

就他自己最得意的「阿Q 正傳」來講，他的頭腦祇見到生活的片面，以一個變態的阿Q 來做一個民族的農民的模型，那末這個阿Q 該負怎樣的責任，描寫的態度該加以怎樣的審察。

——他沒有想到。他是怎樣的武斷！

他在文藝上的生命，是應該死去的，社會性不容許他苟延，他根本也不配在這樣的社會性上苟延，他沒有苟延的可能性與必要素。然而，最近，他又用他的形體加入了我們的「左翼作家聯盟」了。其實，他以文藝上的生命去加入「左翼文藝作家聯盟」是不通的。他加入這樣的團體顯然是他不承認他文藝上的生命沉淪而想苟延殘喘的標榜。他的頭腦，他的身體，他的四肢，久已在過去的時期中享受了他應有的時間，而現在，還將他的尾巴伸出來以求意外的不可能的幻夢，這着實是可憐得很。

他最近個人的態度是自恨着自己猶疑的失敗，自怨着覺悟得太遲。雖然有了一把年紀，然而看到郭沫若等坐到每月弄得幾個盧布的交椅(?)，却又不免心熱眼紅起來；于是，他終于加